



春风沉醉  
的晚上

郁达夫小全集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郁 达 夫 小 全 集

---

春  
风  
沉  
醉  
的  
晚  
上

郁达夫 著

 四川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风沉醉的晚上/郁达夫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 
2017. 11

(郁达夫小全集)

ISBN 978-7-220-10445-9

I. ①春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6903 号

CHUNFENG CHENZUI DE WANSHANG

## 春风沉醉的晚上

郁达夫 著

统 筹  
责任编辑  
封面设计  
版式设计  
责任校对  
责任印制

张春晓 王其进 唐 婧  
王其进  
张 科  
张 妮  
王鲁琴  
祝 健

出版发行  
网 址  
E-mail  
新浪微博  
微信公众号  
发行部业务电话  
防盗版举报电话  
照 排  
印 刷  
成品尺寸  
印 张  
字 数  
版 次  
印 次  
书 号  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  
<http://www.scpph.com>  
[scrmcbs@sina.com](mailto:scrmcbs@sina.com)  
@四川人民出版社  
四川人民出版社  
(028) 86259624 86259453  
(028) 86259624  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
130mm×185mm  
9.5  
190 千  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 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 978-7-220-10445-9  
30.00 元

### 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  
录

银灰色的死 .....	001
沉 沦 .....	018
茑萝行 .....	060
春风沉醉的晚上 .....	079
落 日 .....	096
过 去 .....	108
微雪的早晨 .....	128
迷 羊 .....	147
二诗人 .....	251
杨梅烧酒 .....	274
郁达夫年谱（简） .....	285

## 银灰色的死

### 上

雪后的东京，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。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，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。千九百二十年前，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。街街巷巷的店铺，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，竭力地想多吸收几个顾客，好添些年终的利泽。这正是贫儿富主，一样多忙的时候。这也是逐客离人，无穷伤感的时候。

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，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，有一间楼房，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。这一家人家，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气似的，楼上的门窗，还紧紧地闭在那里。金黄的日球，离开了上野的丛林，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，悠悠地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。

太阳的光线，从那紧闭的门缝的中间，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，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，就睁开了。他大约已经有二

十四五岁的年纪。在黑漆漆的房里的光线里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。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，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窝看来，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。

他开了半只眼睛，看看桌上的钟，长短针正重叠在 X 字的上面。开了口，打了一个呵欠，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，仍旧嘶嘶地睡着了。半醒半觉地睡了一忽，听着间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，他才跳出被来。胡乱地穿好了衣服，跑下楼来，洗了手面，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，跑上外面去了。

他近来的生活状态，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。自从十月底到如今，两个月的中间，他每昼夜颠倒的，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。东京的酒馆，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。他虽然知道她们都是想骗他的金钱，所以肯同他闹，同他乐的，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，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地住着。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，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出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。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，他的耳朵里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。他的鼻孔里，有脂粉、香油、油沸鱼肉、香烟、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。他的书的字里行间，忽然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一点一点地扩大起来；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，渐渐儿地开放起来；两颗笑靥，也看得出来了；洋瓷似的一排牙齿，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。他把眼睛一闭，他的面前，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，在红灯的影里，微微地在那里笑着。也有斜视他的，也有点头的，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，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。到了那个时

候，他总不知不觉地跟了那只纤手跑去，同做梦的一样，走了出来。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。

昨天晚上，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，才走出来，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。在路上跌来跌去地走了一会，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，万户千门，都寂寂地闭在那里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，黄黄地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。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，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。他立住了足，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，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，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。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，才知道清静的电车线路上，电柱上，电线上，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，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。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，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，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的样子。背靠着了铁栏杆，他尽在那里看月亮。看了一忽，他那一双同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里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。去年夏天，他结婚时候的景象，同走马灯一样地，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。

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，一面宽广的空中，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。立在山中的平原里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，我们便就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出来，知道这天空的底下，就是江水了。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，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，有几点人家，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青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。有一天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，因为天气热得很，他同他新婚

的夫人，睡了一忽，又从床上走了起来，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，灯火已经吹灭了，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。在藤椅上坐下之后，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。定睛一看，他觉得她的脸色，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。看了一会，他心里害怕起来，就不知不觉地伸出了右手，摸上她的面上去。

“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？”

“轻些儿罢，快三更了，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，别惊醒了他们。”

“我问你唉，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气都没有呢？”

“所以我总是早死的。”

听了她这一句话，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地热了起来。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他就忽然伸了两手，把她紧紧地抱住了。他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，他觉得她的眼睛里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流下来。他们两人肉贴肉地泣了许久，他觉得胸中渐渐儿地舒爽起来了，望望窗外看，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。抬头看看天，苍苍的天空里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，浮在那里。

“你看那天……”

“大约河边的那颗小星，就是我的星宿了。”

“什么星呀？”

“织女星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。两人默默坐了一忽，他又眼看着了那一颗小小的星，低声地对她说：

“我明年未必能回来，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。”



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，呆呆地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，他的眼泪更连续地流了下来。他的眼睛里，忽然看得见那一条溪水来了。那一口朝溪的小窗，也映到他的眼睛里来。沿窗摆着的一张洋漆的桌子，也映到他的眼睛里来。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，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，那女子苍白的脸色，一双迷人的大眼，小小的嘴唇的曲线，紫灰的嘴唇，都映到他的眼睛里来。他再也支持不住了，摇了一摇头，便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她死了，她是死了，十月二十八日的那一个电报，总是真的。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，总也是真的。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，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。”

一边流泪，一边他就站起来走。他的酒已经醒了，所以他觉得冷起来。到了这深更半夜，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似的家里去。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，他住的楼上，也没有火钵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有几本旧书，横躺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。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，所以他就慢慢地走上上野的火车站去。原来日本地火车站是通宵不睡的，待车室里，有火炉生在那里，他上火车站去，就是想去烤火去的。

一直地走到了火车站，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。进了车站，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，只看见两排电灯，在那里黄黄地放光。卖票的房里，坐着了二三个女事务员，在那里打呵欠。进了二等待车室，半醒半睡地坐了两个钟头，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。远远的有机车的车轮声传来。车站里也来了几

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地跑。等了一忽，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。车站上忽然热闹起来，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，混作了一处，传到他的耳膜上来。跟了一群旅客，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。出了车站，他仰起头来一看，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，有无数星辰，在那里微动。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，他觉得冷得难耐的样子。月亮已经下山了。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，拉了车慢慢地在那里行走，各店家的门灯，都像倦了似的在那里放光。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时候，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。朦胧的灯影里，“息息索索”地飞了几张黄叶下来，四边的枯树都好像活了起来的样子，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，就默默地站住了。静静儿地听了一会，他觉得四边并没有动静，只有那工人的车轮声，同在梦里似的，断断续续地传到他的耳朵里，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。

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，只见池的彼岸，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的中间。两行灯火，好像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。他到家睡下的时候，东方已经灰白起来了。

## 中

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的好天气。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，他匆匆忙忙地洗了手面，套上了一双破皮鞋，就跑出外面来。

在蓝苍的天盖下，在和软的阳光里，无头无脑地走了一个

钟头的样子，他才觉得饥饿起来。身边摸摸看，他的皮包里，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。半月前头，他看看身边的物件，都已卖完了，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，当入质铺里去。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，只质了一百六十元钱，用不上半个月，如今只有五元钱了。

“亡妻呀亡妻，你饶了我罢！”

他凄凉了一阵，羞愧了一阵，终究还想不到他目下的紧急的事情上去。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里咕噜地响。他算算看这五元余钱，断不能在上等的酒馆里去吃得醉饱，所以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。

那一家酒家，开设在植物园的近边，主人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寡妇，当炉的就是老寡妇的女儿，名叫静儿。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。容貌也只平常，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，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，不识是什么理由，使得见她一面过的人，总忘她不了。并且静儿的性质和善得非常，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，装着笑脸的。她们那里，因为客人不多，所以并没有厨子。静儿的母亲，从前也在西洋菜馆里当炉的，因此她颇晓得些调味的妙诀。他从前身边没有钱的时候，大抵总跑上静儿家里去的，一则因为静儿待他周到得很，二则因为他去惯了，静儿的母亲也信用他，无论多少，总肯替他挂账的。他酒醉的时候，每对静儿说他的亡妻是怎么好，怎么好，怎么被他母亲虐待，怎么地染了肺病，死的时候，怎么地盼望他。说到伤心的地方，他每流下泪来，静儿有时候也肯陪他哭的。他在静儿家

里进出，虽然还不上两个月，然而静儿待他，竟好像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样了。静儿有时候有不快活的事情，也都告诉他的。据静儿说，无论男人女人，有秘密的事情，或者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，总要有一个朋友，互相劝慰地能够讲讲才好。他同静儿，大约就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了。

半月前头，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，他只听说“静儿要嫁人去了”。他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，所以他只是默默地在那里看静儿的行状。因为心里有了这一段疑心，所以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，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。有一天将夜的时候，他正在那里喝酒，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。静儿见了这男人，就丢下了他，去同那男人去说话去。静儿走开了，所以他只能同静儿的母亲去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。然而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和那男人的举动。等了半点多钟，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，他等得不耐烦起来，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，匆匆地走了。自从那一天起，到如今却有半个月的光景，他还没有上静儿家里去过。同静儿绝交之后，他喝酒更加喝得厉害，想他亡妻的心思，也比从前更加沉痛了。

“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！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得出这样的一个朋友呢！”

近来他于追悼亡妻之后，总想到这一段结论上去。有时候他的亡妻的面貌，竟同静儿的混到一处来。同静儿绝交之后，他觉得更加哀伤更加孤寂了。

他身边摸摸看，皮包里的钱只有五元余了。他就想把这事

作了口实，跑上静儿的家里去。一边这样想，一边他又想起了《坦好直》<sup>①</sup>（*Tannhäuser*）里边的“盍县罢哈”<sup>②</sup>（Wolfram Von Eschenbach）来。

“千古的诗人盍县罢哈呀！我佩服你的大量。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洁的心情来爱‘爱利查陪脱’<sup>③</sup>（*Elisabeth*）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就唱了两句《坦好直》里边的唱句，说：

Dort ist sie; —nahe dich ihr ungestört!

.....

So flieht für dieses Leben

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!

(Wagner's *Tannhäuser*)

你且去她的裙边，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思旧债！

.....

可怜我一生孤冷！你看那镜里的名花，又成了泡影！

念了几遍，他就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我可以去的，可以上她的家里去的，古人能够这样的爱他的情人，我难道不能这样的爱静儿么？”

---

① 今译作《汤豪舍》，瓦格纳歌剧代表作。

② 今译作埃申巴赫，德国诗人。

③ 今译作伊丽沙白，《汤豪舍》中“盍县罢哈”的情人。

看他的样子，好像是对了人家在那里辩护他目下的行为似的，其实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，却并没有人在那里责备他。

迟迟地走到静儿家里的时候，她们母女两个，还刚才起来。静儿见了他，对他微微地笑了一脸，就问他说：

“你怎么这许久不上我们家里来？”

他心里想说：

“你且问问你自家看罢！”

但是见了静儿那一副柔和的笑容，他什么也说不出，所以他只回答说：“我因为近来忙得非常。”

静儿的母亲听了他这一句话之后，就佯嗔假怒地问他说：

“忙得非常？静儿的男人说近来你时常上他家里去喝酒去的。”

静儿听了她母亲的话，好像有些难以为情的样子，所以她母亲说：

“妈妈！”

他看了这些情节，就追问静儿的母亲说：

“静儿的男人是谁呀？”

“大学前面的那一家酒馆的主人，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他就回转头来对静儿说：

“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？恭喜你，希望你早早生一个儿子，我们还要来吃喜酒哩。”

静儿对他呆看了一忽，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。停了一会，静儿问他说：“你喝酒么？”

他听她的声音，好像是在那里颤动的样子。他也忽然觉得凄凉起来，一味悲酸，同晕船的人的呕吐似的，从肚里挤上心来。他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只能把头点了点，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。他对静儿看了一眼，静儿也对他看了一眼，两人的视线，同电光似的闪发了一下，静儿就三步两步地跑出外面去替他买下酒的菜去了。

静儿回来了之后，她的母亲就到厨下去做菜去，菜还没有好，酒已经热了。静儿就照常地坐在他面前，替他斟酒，然而他总不敢抬起头来看静儿一眼，静儿也不敢仰起来看他。静儿也不言语，他也只默默地在那里喝酒。两人呆呆地坐了一忽，静儿的母亲从厨下叫静儿说：

“菜做好了，你拿了去罢！”

静儿听了这话，却兀的不动。他不知不觉地偷看了一眼，静儿好像在那里落泪的样子。

他胡乱地喝了几杯酒，吃了几盘菜，就歪歪斜斜地走了出来。外边街上，人声嘈杂得很。穿过了一条街，他就走到了一条清静的路上去。走了几步，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，他看着太阳已经打斜了。远远地回转头来一看，植物园内的树林的梢头，都染了一片绛黄的颜色。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，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，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，都起了一种惜别的心情。呆呆地看了一忽，他就回转身，背负了夕阳的残照，向东地走上长坡去了。

同在梦里一样，昏昏地走进了大学的正门之后，他忽而听

见有人在叫他说：

“Y君，你上哪里去！年底下你住在东京么？”

他仰起头来一看，原来是他的一个同学。新剪的头发，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，手里拿了一只旅行的藤筐，他大约是回家去过年去的。他对他同学一看，就作了笑容，慌慌忙忙地回答说：

“是的，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，你回家去过年去么？”

“对了，我是回家去的。”

“你见你情人的时候，请你替我问问安罢。”

“可以的，她恐怕也在那里想你咧。”

“别取笑了，愿你平安回去，再会再会。”

“再会再会，哈……”

他的同学走开了之后，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校园中，呆呆地立了许多时候，好像疯了似的。呆了一忽，他又慢慢地向前走去，一边却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他们都回家去了。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。Oh, home! Sweet home!”

他无头无脑地走到了家里，上了楼，在电灯底下坐了一忽，他那昏乱的脑髓，也把刚才在静儿家里听见过的话想了出来：

“不错不错，静儿的婚期，就在新年的正月里了。”

他想了一会，就站了起来，把几本旧书，捆作了一包，不慌不忙地把那一包旧书拿到学校前边的一家旧书铺里来。办了一个天大的交涉，把几个大天才的思想，仅仅换了九元余钱；



有一本英文的诗文集，因为旧书铺的主人，还价还得太贱了，所以他仍旧不卖。

得了九元余钱，他心里虽然在那里替那些著书的天才抱不平，然而一边他却满足得很。因为有了这九元余钱，他就可以谋一晚的醉饱，并且他的最大的目的，也能达得到了——就是用几元钱去买些礼物送给静儿。

从旧书铺走出来的时候，街上已经是黄昏的世界上了，在一家卖女子用的装饰品的店里，买了些丽绉（ribbon）<sup>①</sup> 犀簪（ornamental hair pin）同两瓶紫罗兰的香水，他就一直地跑上了静儿的家里来。

静儿不在家，她的母亲只一个人在那里烤火。见他又进来了，静儿的母亲好像有些嫌恶他的样子，所以问他说：

“怎么你又来了？”

“静儿上哪里去了？”

“去洗澡去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他就走近她的身边去，把怀里藏着的那些丽绉香水拿出来，对她说：

“这一些儿微物，请你替我送给静儿，就算作了我的嫁礼罢。”

静儿的母亲见了那些礼物，就满脸地装起笑容来，说：

“多谢多谢，静儿回来的时候，我再叫她来道谢罢。”

---

① 今译作丝带。